



暗战缅甸 500人国外组团搞电诈 上千人遭遇杀猪盘被骗 重庆梁平公安重拳出击

□程华



花10小时坐火车到成都 一路遇见的,都是人情世故

□王明学

现在成渝铁路重庆到成都间,如果坐高铁,一个小时零几分钟就到了。可我第一次坐火车从重庆到成都用了10个多小时。
那是1968年底从中专学校毕业后,分到九龙坡机务段(现在合并为重庆机务段)上了好几年班的事了。一天中午快下班时,机务段党委办公室的林干事兴冲冲地来到检修蒸汽机车的车库门口,把准备去食堂吃饭的我叫住:“小王,你去准备出个差,到成都。”

从没想到有这样的好事落在我头上,看看周围没其他人,心急地问林干事:“什么时候走?”
“会期三天,明天报到。你准备好就动身吧,越快越好。”
重庆到成都的铁路线当年500多公里,沿途几十个车站。当天下午去段机关行政办公室开了出差证明和公用乘车免票后,打听到重庆到成都坐火车,有特快(重庆到北京)的列车经过成都、直快、普快、普通旅客列车。除了普通旅客列车可以在九龙坡车站(现改名为重庆南站)上车外,其他列车都要坐通勤车或者普通旅客列车到重庆车站去转车。到了重庆车站后,先到售票处凭乘车公用免票拿坐签,如果碰到满员,拿不到坐签,上车后站多久才能坐到座位就不知道了。我决定就在九龙坡车站上车坐重庆开往成都的321次普通旅客列车。

321次普通旅客列车,下午5点多从重庆发车,13分钟后进九龙坡车站,第二天早上6点多到成都。321次到成都终点站后,做一些打扫卫生的作业,调转方向发往重庆,车次就改为了322次普通旅客列车了。重庆与成都间每天都有一对晚上发凌晨到、每个车站都停靠上下旅客的普通旅客列车,对成渝铁路沿线的普通旅客尤其是农民很方便,大家可选择早上坐火车到城里去办事或做点小生意,完后再坐反向的普通旅客列车回来。车上有来来往往的卖食品的小推车,饿了伸手就能买到想吃的。

天擦黑,着铁路制服的我就来到九龙坡车站的站台上。清亮的火车风笛声划破夜空,由蒸汽机牵引的321次普通客车喘着粗气驶进九龙坡车站。列车在站台上刚停稳,车站上的旅客就涌向车门口。打开车厢门的列车员,顺着车门前的扶梯下到站台上,用手拦住向前奔的旅客,大声说:“别慌,挨到走,车上有空位,上车暂时没坐到位子的,前面几个站下车人多,很快就会坐到位子。”

虽然第一次坐火车去成都,但坐火车在成渝线重庆至永川间的小站来往还是有过多次的,因牵引列车的蒸汽机在值乘中临时出现故障,作为火车头“医生”的我及工友,就得及时赶去急救,于是积累着坐普通旅客列车的经验。列车进站后,多数旅客心急,往列车中部和后部车厢奔去的多,而离火车头近的前部车厢上的人相对少。我在离火车头后面的第二节车厢上了车。

果然人不算多,上车的人都能有座。我一身八成新的铁路制服引起车内旅客的关注。进到车厢选座时,两三个坐在位子上的旅客招呼我:“铁路同志,来坐这里!”

“铁路同志”,对这一称呼,我惊讶、高兴,还有几分自豪。我坐到一个农村人打扮的中年男人身边。三人坐的长椅,两人坐,应该宽松,可他努力地向窗边靠,我懂得他的意思,是想让我坐宽点。我感谢地点点头。

列车发车后前行,接下来是大渡口、茄子溪、伏牛溪、小南海……这些车站的站台及区间我熟悉,但夜色浓,向窗外除看见闪烁移动的灯火外,其他就是模糊一片了。于是我闭上眼晴,倾听大家摆龙门阵,不时插上几句两句,话语和笑声在车厢里回荡。慢慢地,语音小了且稀疏起来。突然列车员来到车厢中间,大声说:“前面是隧道,请把车窗关上,免得火车头的煤烟和蒸汽从窗口钻进来,影响行车安全。”大家纷纷动手关上车窗,过了隧道后再把车窗打开。

列车不快不慢前行,车上的旅客逐渐少起来,很多人都在沿途小站下车了,而上车的人不多。这时旁边的中年农民用手推了我一下,说:“铁路同志,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去,你可以在长椅上睡一下,反正车上的旅客会越来越,明天凌晨离成都近了,上车的人才多起来。”

我感激地点头,想了会儿把放在行李架上的背包拿下来,放在朝椅子过道的一边,然后上到长椅上,脚朝窗外,头边枕着背包躺下了。莫说这样睡起来真舒服。在轰隆隆的列车行进中,伴着咣当咣当的车轮敲打钢轨的声音里,疲惫的我很快进入梦乡。

凌晨,在列车员的提醒中,我睁开眼睛,窗外天已蒙蒙亮了。我问:“成都到了?”列车员说:“还有半个小时左右进站。”天大亮后,列车进了站,列车员说:“旅客同志们,大家运气好,列车提前十分钟到站。”我们高兴无比。下车出站后,简单地洗手洗脸,就到车站附近的街上看这近,望望那里,兴趣很浓地闲逛起来,顺便解决了早餐问题。大约九点多钟,我到会议处报到,接待报名的女同志问我:“你是重庆的,到得这么早?坐的哪趟车?”

我说了坐的车次,她说:“321次,慢车哟,辛苦了,熬了一夜。”我说:“还好,睡得挺香的。”她看着我笑起来,或许心里在说:“你这个年轻人真逗!”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)

2019年8月,酷热。蝉躲在树上,聒噪得令人心烦。一个30多岁的农妇走进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值班室,期期艾艾,声如蚊蚋:“我,我遭骗了……”农妇的名字很文气:小婉。

小婉说,上月她经人游说在网上投资。起初只投几千,没多久分红几百,再投,又如期分红,于是投资额渐渐加大,直至投入8万块。可昨天她发现无法提现,网站也进不去了。一夜纠结,她决定求助警察:“我男人打工几年挣的钱都打了水漂,哪个交代哟……”

“谁让你投资的?”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谢健问。

沉默。“对方是男是女,你们认识吗?”沉默。“这事,你丈夫不知道吧?”仍旧沉默。小婉目光散乱,憋到最后“哇”一声哭出来。



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

一种预感在谢健脑海中闪电样划过。“想追回损失就得说老实话啊,不然怎么帮你?”几番追问下,小婉抽抽搭搭吐露了实情。一个多月前,一个叫“无极”的人加她微友。看头像,对方三四十岁,剑眉朗目,衣着考究,身后停一辆相当拉风的白色豪车。后来小婉听“无极”说那叫“卡宴”,上百万元,不过这种车在他家车库里只算中档车。丈夫常年在外打工,小婉独自守家闲得发慌,双方你来我往搭起了飞白。对方热情而不失礼貌,见多识广又善解人意,这一聊就聊出了感觉聊出了兴致,直聊到月上三竿,小婉才依依不舍道了拜拜。

整日闲出鸟来的她有了牵挂,无极也每天准时“打卡”:早请安,晚问候,中午还要报个到。从小心中暑、记得添衣到“恋上一个人,爱上一座城,你是我千里之外的牵挂”,相互称谓从“你好”到“哥哥”“妹妹”,再到“老公”“老婆”。当然,这一切小婉的丈夫一无所知。

一日,无极“无意中”透露说,最近投资又赚了一笔大的,等钱到账几辈子都花不完。到时我从深圳来重庆找你,一起环游世界啊!

小婉忙问,做啥能赚这么多,能不能带她?“老婆,我赚的不都是你的?不过我最欣赏你这样追求独立的女人。行吧,也就你了,小赚一把就当零花钱啦!千万别告诉别人……”

她 独自守空房,爱情上门来

一种预感在谢健脑海中闪电样划过。“想追回损失就得说老实话啊,不然怎么帮你?”几番追问下,小婉抽抽搭搭吐露了实情。一个多月前,一个叫“无极”的人加她微友。看头像,对方三四十岁,剑眉朗目,衣着考究,身后停一辆相当拉风的白色豪车。后来小婉听“无极”说那叫“卡宴”,上百万元,不过这种车在他家车库里只算中档车。丈夫常年在外打工,小婉独自守家闲得发慌,双方你来我往搭起了飞白。对方热情而不失礼貌,见多识广又善解人意,这一聊就聊出了感觉聊出了兴致,直聊到月上三竿,小婉才依依不舍道了拜拜。

整日闲出鸟来的她有了牵挂,无极也每天准时“打卡”:早请安,晚问候,中午还要报个到。从小心中暑、记得添衣到“恋上一个人,爱上一座城,你是我千里之外的牵挂”,相互称谓从“你好”到“哥哥”“妹妹”,再到“老公”“老婆”。当然,这一切小婉的丈夫一无所知。

一日,无极“无意中”透露说,最近投资又赚了一笔大的,等钱到账几辈子都花不完。到时我从深圳来重庆找你,一起环游世界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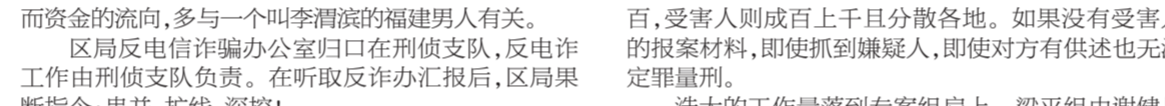
小婉忙问,做啥能赚这么多,能不能带她?“老婆,我赚的不都是你的?不过我最欣赏你这样追求独立的女人。行吧,也就你了,小赚一把就当零花钱啦!千万别告诉别人……”

按无极提供的网址和路径,小婉小投了几千块,没几天账面上多出几百块。她以为看错,揉揉眼睛,真的!天哪,世上真有这么轻松快捷的赚钱门道啊!账上金额在增多,小婉的雄心也在增长。在无极的柔情攻势下,她将家里8万块存款悉数投了进去。她仿佛看到LV、别墅、豪车在招手……好梦在一个月后戛然而止。那日,她喜滋滋登录网站打算取点钱出来花花,却惊诧地发现操作失灵——账户、密码都对,钱取不出来。网络故障?退出再登录,连网站都登录不上了。赶紧微信问无极,发现已被对方拉黑;打电话吧,“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,冰冷的电脑提示音如一一记重锤捶得她头痛欲裂……

他 操盘杀猪盘,回国栽跟斗

杀猪盘! 谢健一掌拍在桌子上。杀猪盘团伙绝不可能只干一单。果然,警方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筛选、梳理、比对,又一名叫唐晶的受害人浮出水面,但唐晶并未报案。

唐晶也是梁平人,因夫妻关系紧张,她带着幼子去了中心城区一家工厂打工。唐晶入坑的过程与小婉如出一辙。“我们会保护你隐私……”各种利弊掰开揉碎,从下午说到掌灯时分,说得几乎山穷水尽,唐晶总算同意报案了。两起案子牵出多张银行卡,受害人恐怕数量惊人。



追回返还

而资金的流向,多与一个叫李渭滨的福建男人有关。区局反电信诈骗办公室归口在刑侦支队,反电诈工作由刑侦支队负责。在听取反诈办汇报后,区局果断指令:串并,扩线,深挖!

近三个月,各地摸排、追踪资金流、核查大数据、建模分析……一班人忙到10月,终于掌握了李渭滨的大量信息。头疼的是,李渭滨人在缅甸。“他父母老婆都在国内,不信他不回国!”

2019年12月27日,警方截获一条重要信息:李渭滨出现在国内!他与同行的一个年轻缅甸女子、两个马仔模样的男子将于当晚从厦门飞往昆明,而后转机返回缅甸。

参与获得这条信息的,是借调自派出所的民警彭浩月。

相关警种密切联动,李渭滨的行踪被锁定。而此时李渭滨已坐在从厦门飞往昆明的班机上。

“快,马上行动!”一声令下,各路人马分头从驻扎在云南普洱的工作站、重庆梁平直扑昆明。

当晚8点半,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昆明机场。李渭滨春风满面走进候机厅,身边贴着一个娇小的长发女人。女人身材苗条但腹部高高隆起,看来已身怀六甲。后面两个男子推着行李箱。

几名机场警察横在跟前,把李渭滨惊了一跳。他竭力淡定,直到一小时后梁平民警风风火火赶到:“听说过杀猪盘吗?”李渭滨一张还算英俊的脸瞬间煞白。没特别费劲,李渭滨败下阵来。梁平警方动作太快,李渭滨那手机就是个完美的移动数据库:他组建的公司工作群里大量群聊记录,给全公司员工发放巨额工资的截图,给“优秀业务员”颁发嘉奖锦旗的照片、他亲自网购200个工作餐盘的购物记录……

他们 足有五百人,国外搞电诈

随着李渭滨的供述,一张足有500人的庞大电信诈骗团伙的架构版图徐徐展开:这家名为“威睿国际”的诈骗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,公司设在缅甸,服务器在国外,从高层到底层均是中国人,组织架构完整呈金字塔分布,各层级分工明确且纪律严明。NO.1李天琦是金主,负责全额出资,包括出钱让当地地方武装保护公司安全。二号人物李渭滨是李天琦的堂弟,负责管理公司财务运作、后勤保障。三号人物康伯俊负责业务开拓,手下掌控着一大群代理,每个代理下面管着二十个业务员,也就是具体实施诈骗的喽啰,喽啰们根据诈骗金额提成,像小婉、唐晶等统统入了这些“业务员”的坑。杀猪盘团伙从平台构建、话术研究、洗钱取钱乃至人员招聘培训管理全部专业化运作。

拿着众多受害人的血汗钱,财大气粗的“威睿国际”在缅甸一个街区租了一栋楼,花钱雇佣当地地方武装派人持枪把守,一般人很难接近。

李渭滨落网让案侦民警备受鼓舞。据侦查,这些嫌疑人小都在国内,每隔一阵他们会分批秘密回国休假,之后再潜回缅甸,每逢春节之类传统节日,嫌疑人回国可能性更大。

2020年1月15日,市局在听取梁平警方汇报后,迅速指派梁平区局与高新区分局组成“1·15”专案组联合侦办这起大案。从目前掌握情况来看,嫌疑人好几

百,受害人则成百上千且分散各地。如果没有受害人的报案材料,即使抓到嫌疑人,即使对方有供述也无法定罪量刑。

浩大的工作量落到专案组肩上。梁平组由谢健具体负责日常工作,10个民警兵分两路,一路继续侦控缉捕嫌疑人,一路寻找受害人核实案情。

四 他们 严峻疫情中,张网捕嫌犯

专案组刚全面铺开,新冠疫情汹汹来袭。除夕,全市民警接到来自市局同一条指令:全警停休,立即进入战时状态。

春节期间嫌疑人极可能偷偷回国,正好一抓一个准。“猫鼠同步”嘛,专案组哪有“休假”一说?但疫情凶险,弄不好是要人命的。一切来得太快太猛,全市警方来不及调配防护服,区局想尽办法也只给每个民警筹到五只蓝色医用口罩,专案组“待遇”稍好,还领到几小瓶消毒液,至于防护服、护目镜就别想了。

说曹操曹操到,此时情报传来:有两个嫌疑人偷渡回国,坐标福建!

一辆17座福特“全顺”载着五个民警孤勇上路了。早春二月本应万物复苏,而今天地间一片肃杀,所到之处皆成“空城”。五个人仿佛抛于孤岛上,无处吃饭无处买水,就靠车上一箱箱方便面、矿泉水续命,沿途不得下道不得进城,找不到落脚处,夜间冻得哆嗦,打开空调盖上羽绒服,缩在座位上呼噜到天亮。

驱车两天两夜,干掉几箱方便面,“全顺”终于抵达福建。这一趟抓捕还算顺利,但一次次核酸检测耗时比抓捕时间还长。

抓嫌疑人难,寻找受害人更难。抓到嫌疑人,通过资金流反向查到受害人信息,再设法联系受害人。一接警方电话,对方要么一声不吭直接挂断,要么狠狠砸来一句“你个骗子”。

不该信的信了,该信的说破天都不信。如此桥段屡屡上演,弄得民警啼笑皆非。找不到受害人,查实不是罪行,如何打击嫌疑人?专案民警只能铆足劲往全国各地跑,一个个找,前后找了几百个受害人,最终答应报案提供情况的却只有50来个。“各种曲折无奈,真是一把辛酸泪啊……”

五 他们 误入杀猪盘,梦醒多悔恨

30多岁的阿玲是正宗上海阿拉,受过高等教育,还是基层某政府部门的负责人。阿玲一听谢健表明身份,刚一听到她被骗一事,立即一口咬定“你们弄错了,阿拉啥都不知道”,立马挂了电话。再打,不接;发短信,不回。

阿玲是非常关键的证人,事关对几名重要嫌疑人的罪行认定。“去上海!”

四月天草长莺飞,而此时上海同样处于严密的疫情防控中。谢健、彭浩月带着核酸检测报告,经几番严格消杀才住进酒店,也不敢四处乱跑,只好吃方便面充饥。

次日联系阿玲,她照样对电话短信置之不理。谢健与彭浩月找到上海警方求助,很快查到了阿玲的单

后记

到目前为止,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00多名,其中100余名已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,其中最高刑期13年。“威睿国际”虽遭重创,但多名高层骨干逍遥法外,仍在招募人员继续行骗。他们一天未被全部绳之以法,“1·15”专案组便不会停下追寻的脚步,这场看不见战场的对决仍会继续……

开庭时,不少专业民警也去旁听。棉风沐雨,披荆斩棘,不就为了正义伸张的这一刻么?“我们每个人都发一分微光,这世界就能被正义之光照亮。这就是每个警察努力的价值所在吧。”彭浩月说。

(注:本文除民警外,所有嫌疑人及受害人均系化名)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公安局)